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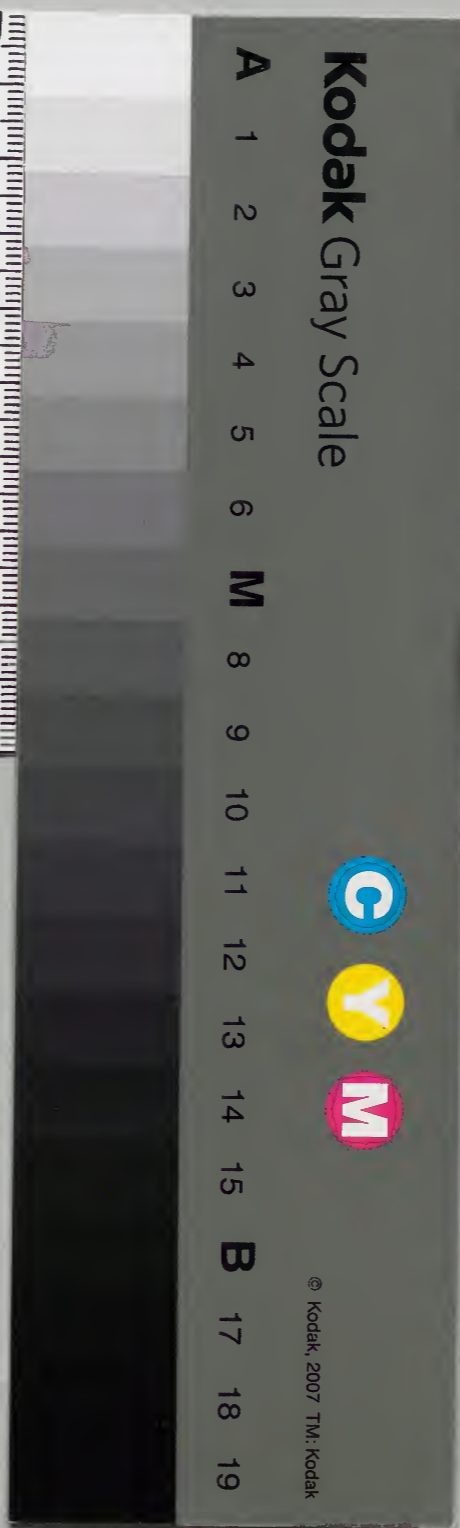
唐荆川集

五之六

庫文閣内				
四	三	漢		
函	五	書		
九	七			
架	六	類		
	冊	號		

庫文閣内				
三	三	漢		
六	五	書		
函	七			
二	六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76
冊數	12 (3)
函號	316 15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重刊校正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顧東橋少宰書

淺草文庫

某竊聞昔人以名譽不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
內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爲
之貴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別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
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
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
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成其所長明公疊疊好士故
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

當也業自爲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游薦紳間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內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人之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琨吾于閬之產非不欲盡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砒砒耳瓊瑰砒砒亦莫不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者自知其爲砒砒耳僕迂蕪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爲古文詩歌追琢刻鏤亦且數年然材既不近又牽於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將

以游心六籍究聖賢之述作鑒古今之沿革以進其識而淑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既無一成則惟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爲世間一支離之人耕食鑿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覬乎其外蓋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哉即使朋友欲爲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遵晦丘園時也於公一不以爲損及出而秉鈞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爲喜然

而海內之士方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其
既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欣然以
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于否泰初爻皆有彙征之
說焉至於泰之以隣否之疇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
大臣之位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悞熟獮巧之
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
以爲才且賢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
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恠乎靡靡一風也是以
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
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汙則亦可知必有

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離祉其疇以長君
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
明公而非明公不能副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
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爲知己之私感而已迂
踈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至此恃明公
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以誘誨
僕者至深也謹拜教草草作載酒亭一詩用致嚮往
之懷更希教之

答李中谿御史書

兄之使閩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

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惟以爲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屢問而屢無一言焉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勸懲公道之所以開塞其繫於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

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寥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帖帖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

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劾小者無
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無
乃勢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
之多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歟如此則人
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
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
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
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則受人指咤
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或反見
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
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
然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
氣倔強與為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
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
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為撫按者固不得以能
舉人能劾人為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為可懼矣今
凡之所屬其為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為州縣小官者
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
僕固不知也而為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
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

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勸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爲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効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効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果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効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効則効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舉効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與最不賢者少矣舉効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與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爲莫如精舉而慎効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劉實夫已葬否葬時已有銘否如未有銘吾輩雖不文然以交游相知之故亦當強力爲之兄北上時可問其家取一行狀携來何如種種衷曲不能多談惟俟面既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數辱惠書教督以所不及深感知愛無量僕自去歲移家至陽羨與世益疎濶此昔人所謂懶與病相成雖僅守固陋不敢墜失至於讀書窮理冀有新得則

甚不能也其何以仰副明公教督之勤耶知愧知愧
茲啟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
退而其志常欲為古人雖其貌樸野而其中實耿耿
然雖多卧疾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
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
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為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
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
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群甘心隱約不覬非
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
卒可見也此不惟如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

士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
薦人而不為僭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
公而不為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
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
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耶竊以為明公精鑑近世希
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為心而喬之為人必能在處有
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
又何藉乎僕為人媒也昨得邸報見明公薦三郡守
獨不及喬則始慙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
中耶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

不宜於郡守耶抑僕祇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見
喬今日之未善耶不然則或有聞之者耶不然則以
明公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
借餘光焉豈其命耶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固
有匿情為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為善
而後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所見過
信故人耶雖然喬悃悞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
奉職則其為郡守不肯闕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
肯奔競以覬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汙或可知也又
未敢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

明公之黜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
而可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為其
見黜於明公也耶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
改節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
明公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
宜一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
有是說焉伏惟亮而恕之幸甚

答江五坡提學書

海內交游如兄者幾人而交游中能重意氣不輕然
諾如兄者又幾人與兄一別至今幾時中間問訊能

相通者有幾眷言思之可為悵恨李中谿使來辱手
書惓惓殊自慰幸又辱寄到十三經註疏此大惠也
僕於此書去歲在山中偶嘗讀之而於三禮者讀之
頗詳竊以為王鄭諸儒雖未能深究乎先王之精蘊
至於形聲器度之間比較同異參量今古其功最多
學者欲因筌蹄以求魚兔則此書不可不觀惜其舊
板譌謬既多模糊又甚故雖素好學者或倦於觀焉
兄之刻此學者可謂幸矣而僕山野之人顧先得之
不尤為幸歟中谿文欲刻杜佑通典恐此亦須刻也
兄可贊之伏惟兄之蒞閩且三年矣八閩之士固已

不然向下風矣而兄猶以人材風俗轉移變化之故
未得其端為言者此足以知兄之志也夫今之為提
學者苟博識善文及程較諸士文字之精與否而一
無所失則已赫然足以收士心取高譽矣至於人材
風俗轉移變化則提學不以是自責而人亦不以是
責之也兄獨慨然有意乎此固不以世人所趨尚與
兄素所精詣者為可滿而必以不如古之善作人者
為可歎歎古之道推其自治者以教人故德修而教
以尊教而後知困知困而後能自反故因其教人也
而德益修所謂教學相半也人之性行牽柔闇伏者

多而果決雄毅者固少矣得其果決雄毅而能必爲
剛善且爲剛中者又加少耳故臯陶之論九德曰剛
而塞強而義而箕子曰高明柔克兄固雄毅果決者
剛者強者高明者也持之以動心忍性之力致之以
收歛凝靜之實克之以柔養之以中使剛者必塞而
不近於露強者必義而不過乎激積之也厚而蓄之
也密則兄之所以自進與其所以教人至於人材風
俗轉移變化恐無以易此矣然此在兄之材力亦何
難也嗟乎士之蕩于紛華競於馳騫而不歸其根也
夫閩固多文少實之域也非兄孰能振之而欲振

之豈在聲色文字之間哉固有道矣若其次則莫切
於風厲學官僕竊謂今之提學以一人督率六七郡
之士即使如古之善作人者則善矣雖然其勢固亦
不能人人而董之與日日而確之也不能人人而董
之與日日而確之則其所被者淺矣古之教者自萬
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師而至於五家爲比比有師
豈特教二千五百家者則賢哉彼其教五家者亦盡
賢人也即使今之提學如古之善作人者亦不過六
七郡共得一良師耳爲此六七郡得一良師孰與爲
此六七郡得百十良師故爲提學者莫急于風厲學

官今學官瑣尾自卑嗜利無耻人人相師靡然一風
雖有一二材俊之士出乎其間猶懼其隨而偃也誠
欲有以風厲之又恐非一提學之官與四三年之間
所得爲耳然以兄之材必能有以處此竊願聞教焉
曩與王道思書亦嘗及於提學之說大都不出所以
請教于兄者矣僕今歲携家至荆溪此中山水清絕
頗能悅人在病夫尤宜也邇來儘善飯羸弱之軀可
以自支惟學不加進殊愧知已然於動心忍性收歛
凝靜此僕之所請教吾兄者亦不敢自棄也更願兄
時督教之所示讀書太苦蕩搖精魂之說此兄之甚

愛我取不拜教導作儒學記文最古雅然此自兄素
所精詣不俟贊也山中亦有一二拙言更容繕寫求
教

答廖東雪提學書

僕於吾兄雖相晤之日頗淺而相知之誼甚深兄之
於僕則亦然也兩辱書惠深爲空谷之慰又辱兩示
高文讀之喜躍夫京師都會也綴文之士比肩僕曩
皆獲與之交而皆獲見其文焉然僕之所最傾意者
乃獨在兄則數與傅少巖言之以爲東雪之文氣骨
甚勝無一點纖靡悞散之態後來可冀於作者東雪

而已春間讀兄所爲文視京師所見則如勝焉近復
得讀兄所爲文視春時所見又益加勝焉鬚鬚乎作
者之堂矣頗自謂曩之所知於兄者之不妄也雖然
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完養神明以深其本原浸涵
六經之言以博其旨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勝
矣兄志潔而識偉行方而氣和僕固一見而知兄之
爲任道之器矣嗟乎古聖賢之道其不講於世久矣
聲利之燄薰塞宇宙日夜馳騫寡廉而鮮耻儒生習
見以爲當然其有以講學爲事者又或崇意見而乖
實際藐口耳而寡心得聽其言則美而考其實亦無

以甚異於所習見以爲當然者自非精一自信卓然
不惑流俗之士則未可以冀於斯者也僕竊有望於
兄輩矣山西古帝王之都其人有茅茨土階之風而
段干木卜子夏居西河其人化之凜然有節槩今不
知其遺俗視古所稱何如而王文中與近代薛敬軒
亦出於河汾之間豈其俗固有近古者耶吾兄以身
任作人之責兄之所以淑諸其身即其所以淑諸其
人者也篤志力行極深研幾求古人之真血脉路以
淑諸身以淑諸其人因其近古之俗而登之於道此
其責在吾兄矣連年虜騎入太原蹂躪之慘二百年

來晉人所未見僕聞之序詩者小雅廢而四夷侵夫
小雅何與於夷也此其言疑若甚迂蓋昔人精究天
人之際而類人事於陰陽則以小人爲君子之陰夷
狄爲中國之陰陰則銷陽陽則銷陰陰則致陰陽則
致陽其相銷也若鐵炭之不爽其相致也若酸漿之
感蠓蟻其幾微矣長君子之氣即所以銷小人之氣
長君子之氣而銷小人之氣即所以長中國之氣而
夷狄之氣銷故曰貞勝者氣也勢與形不與焉其幾
微矣此莘有所以豫見於伊川而序詩者之說不爲
迂也今也觀之薦紳之所崇尚觀之學校之所趨向
如前所謂習見以爲當然者其爲陰爲陽與其銷長
之幾亦略可覩矣夫揚旌沙漠之陲而尺組繫單于
之頸此非兄之責也若乃大敷古先之道以淑諸其
人使人洞然於陰陽淑慝之辨而斷不惑於所趨此
其責在兄矣僕自屏居以來牽於多病齒髮日衰非
惟不敢復有四方之志而詩書亦多束閣惟兀坐一
室所耿耿不忘者尚冀省身補過以不負此心與不
負海內知己者而已

與應警菴提學書

今之職守今者苟有能飾簿書清獄訟者則爲賢有

司矣至於為百姓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今之司學校者苟有能品藻文字嚴督程課則為好提學矣至於為學校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吾丈之為守郡也既已能為百姓根本之慮而不徒以簿書獄訟為功矣今之為提學也亦何患其不能為學校根本之慮而惟文字程課之為務也哉向辱手書具見惓惓欲興起士習之至意顧責之人不若盡乎已蓋言聲色號令之間不若求之身心性情之實惟反躬自盡益慎以密力行古道不落流俗則此身所舉動即是士子所師法可以不言而喻嘗見近時提學教條何嘗

不言道德何嘗不談仁義然只成一番講說只成一番門面而於士習絲髮無補者無其實也務實者反躬之謂而所以為根本之慮也辱吾丈知愛竊敢以是望之今士子中有實行者多不長於文字工文字者多不修於實行蓋淳樸之與浮華往往相病然糊名之制行則不得不一一徵之於文一一徵之於文則其文可以與選而其行或不齒於市人者亦不容不取高第而登顯仕是以詩書為世流毒莊生至有發冢之說豪傑士扼腕太息無可柰何竊以為低昂輕重之權實在提學蓋提學可以知諸士之文而又

可以知諸士之行非如科場之爲糊名所蔽雖欲品藻其行而無所從也抑此伸彼示之意嚮非吾丈又誰望之曩時使節寓郡中僕時承教語以時免於大過罪今離索日久柰何年且四十益深無聞見惡之感願時賜教督是所望也

與應警菴郡侯書

僕迂戇無能人也伏惟君侯蓄無人之材且居郡侯之尊而與僕又素無一日之雅乃自下車以來虛心降色所以獎進禮遇於僕者皆出於常格之外此雖古之高流如蓋公任棠之徒當此猶宜三讓而避焉而況草茅迂戇如僕者乎所以敢偃然而當之者以成君侯下士之高義固不自量其身之卑賤與才之短劣也自是以後綢繆日接蓋無淡卻不相往來不相與從容盡談者此亦形迹似爲頗遠矣雖然非君侯不能亮僕之深至此而非君侯亮僕之深僕又安敢以是處君侯哉公門無鄙人之迹庭中無長者之車亦已久矣豈特樗散之性不欲溷擾於人亦以相知相信之難耳惟在荆溪時與石屋彭君相切磋石屋之爲人君侯之所深與也伏惟君侯住山中既且一年釋塵鞅之勞而就清池白石之安去簿書之煩

而縱其清遠閒散之適昔人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惟捍彼物累全我真機此時工夫此時意氣不知復如何耳僕嘗竊謂今世人才未便不如古人惟古人爲學堅苦磨鍊忍嗜欲以培天根久之則此心凝靜百物皆通而今人則未免粘帶未免牽引粘帶之根固於中而牽引之勢搖於外所以精神力量輒見不如古人僕每觀君侯治郡自是近世才傑何可當也雖然以君侯之志詎止欲爲近世才傑而已乎意者必欲爲古人而後已乎如必欲爲古人則堅苦磨鍊正在此時若自此以後固知君侯不能久閒而塵

鞅簿書之煩且勞又復不免相累恐不得如山中參暇可以進蕪力而收全功矣君侯得無意乎僕質本頑鈍惟不敢惰窳以負相知然進寸或至退尺恐竟不能有所樹立耳亦願君侯教之君侯來歲或宜早出進退自是兩途此身既繫於官而欲結泉石之盟亦未爲可也以相知故併及之

與徐養齋尚書書

向承教以所不及深感道義之愛皦皦峽峽昔人有明戒矣敢不奉教以求進於若虛若愚之學也伏聞晉司徒足占泰道之亨也矣周時敷五典擾兆民故

事可復見於今乎斯民無祿連歲凶饑自冬徂春溝中之瘠在在有之每一郊行露飢滿目為之不能下食幸賴撫巡諸公郡縣有司薄征散積悉力其間不然民其無子遺矣乎今幸及麥秋可以續食然連朝霧雨二麥之腐壞者又幾半矣去歲緩征之額若欲於麥內取滿盈則恐民不堪命柰何且二麥無收之處雖征之亦何所出而其薄有所收之處彼方圖救目前之饑猶且不足而尚有餘粒能補其去年之逋竊恐鞭笞日用而故額未必能足則是昔日緩征之惠乃為今日急征之困也非不知上供之定數必不

下鈔但得稍遲數月併於秋種內帶徵則有司當

一番催科問閭省却一番煩擾在國計一無所損在民力亦無不堪而撫巡公孜孜愛養救災恤患之盛心於是為有始有終矣此其事只在數月早晚之間耳非有損上益下之難也僕僻處山林未嘗獲奉教於撫公是以不敢徑以書達而以聞於執事且此固百姓之公言也惟明公亮之

與呂沃州巡按書

別久瞻望甚勞每苦俗套拘人不能一棹於婁江虎丘之間與兄相傾倒也悵悵東南州郡連歲旱灾即

今苗未盡稿遇雨之吉尚有可望倘更三數日不雨則數十萬生靈未知死所山人亦不免於焦枯是懼不知天心仁愛竟何如也前年大侵尚賴滄溟公與吾兄勤恤民隱不遺餘力而有司務於仰承兩公德意蠲租賑粟是以百姓幸有子遺焉然孳死疫死亦既不忍言矣惟今年事勢又異往時何者閭閻積連歲之饑則一歲艱於一歲矣官廩捐連歲之賑則一歲空於一歲矣蓋承兩年大饑之後而又饑焉故據今年分數雖止是一年之饑其實一年併受三年之饑也其為事勢難易可知况兩公一時代去又若故

奪之所恃賴然者夫粟不必其盈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其盈於帑而有所可通此其便宜之權惟撫按則然亦惟撫按有真實為民之心者乃能操其便宜之權以御其變而使不至於窮若夫有司則雖憫兩恤災儘力周旋顧其力能行於法守之所及而不能行於法守之所不及能為於官民之藏之所有餘而不能為於官民之藏之不足若使君民盡匱固亦無如之何俗所謂好媳婦做不得沒米不飢也雖然官民之匱憂之誠是也至於憂兩公之將代則竊自笑以為過矣兩公者一日居乎其位一日心乎其

民者去之日如始至者也計兩公代期尚旬月有餘以旬月盡瘁之精力而全活東南數十萬溝壑之命兩公豈憚爲之自古救荒無奇策亦無多說只是措置錢米一法耳誠得兩公以旬月盡瘁之精力從事其間隱度於公私之用而均平其歛散之宜至於粟不必於倉而有所可轉錢不必於帑而有所可通諸如此類可專行也速行之不可專行也速請之則前之所憂官民盡匱者亦可以化而爲豐也不難矣曩時所奉救荒條例併東湖撫公奏疏中間區處錢米事頗具當時以麥熟無所用之不知今有可採而行者否有可采而陳請者否或因兄以達於滄源公采而行之與采而陳請之否聞南都倉粟其羨至四百萬以上可勾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去歲所奏平糴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蕪利之術柰何當事者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可罷也不知滄源公再能以此意陳請否繼滄源公撫巡者又能以此意陳請否願兄力贊之近聞之一戶部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云其說可謂曲盡縱使諸郡盡荒但得京倉糴粟三數十萬石分散諸郡每發官帑銀萬兩爲糴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平

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萬人
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二三萬人
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三數十萬石者五六十
萬人之命也京倉糶粟三十萬石而得銀十五萬兩
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間實未嘗費斗糧損一錢
而賜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其
為利害較然可知其議論不同者不過以苟有緩急
京儲缺之為說耳夫糶三數十萬石之米於四百餘
萬石羨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雖災而
江西湖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色之入固將源

源而來美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不足而輟且夕之所
必救哉故願兄之力贊其說而佐為之請也至於有
司所請遠糶一節蓋慮其日殺既不登而遠商又不
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處錢
粟而變錢為粟尤是先事預處之善者也計吾兄亦
已聞而可之矣雖然此皆人力之可為者也若使皇
天果無備禍之期雨澤終不可冀則人力必有所不
及而地方意外之變亦不可不先圖願兄更以旬月
盡瘁之精力且徧巡諸郡間延見吏民自親其利害
而由

多矣兄其圖之

與李龍岡邑人書

歲凶民孳賢侯爲之心惻而百方圖之者深矣輕齋一說向已面白茲復具之於書以爲可以佐百姓之急而裨萬一於賢侯百方之圖則不敢以出位爲嫌也竊惟國家之賦其水旱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外之數也雖水旱必不可得而減免者兌運以內之數也水旱不可以不恤而兌運又必不可減免於是有一石則是國有一石之入而民有二三石之輸若是

以銀折米則是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已不失一石之入其在國也以米而易銀一石猶一石也於故額一無所損其在民也以輕而易重今之輸一石者昔之輸二三石者也於故額則大有所減矣國家立爲此法蓋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實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而萬有利於民此其法之盡善而可久者也以武進一縣言之歲該僨運米五萬四千五百八十一石三斗四合此其入於國之正額也本色正耗水腳平

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七斗三合八勺四抄折
色銀九千一百五十一兩四錢六分五釐五毫二絲
此其費於民之羨數也若以銀而權米石以直五錢
為率米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石有奇為銀四萬九
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與折色銀共五萬八千九百兩
有奇若得從輕齎之例石折銀五錢計銀二萬七千
二百兩有奇而足縱使加折至於六錢七錢計三萬
七千八百兩有奇而足則是民每歲出五萬八千九
百兩有奇之中而今出其三萬七千餘兩之數以不
失國家之定額而實私其二萬餘之羨以自潤也夫
五錢者江南之平價也七錢者折色之極則也若使
江南米貴自五錢以上而蒙恩折色或減至七分以
下則其所私之羨固當倍之且獲矣倍之為四萬則
是十萬人凶年一月之食也則是國家不出一粟不
費一錢而為凶年十萬人續一月之命也為民父母
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亦何靳而不為乎且
夫國家漕運四百萬石之中固嘗定有輕齎四十萬
石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矣蓋其歲之凶與否
與歲凶所在之地不可知而所謂輕齎則所謂歲四
十萬之額以待四方之以水旱來告者將安用之况

自古經費其本折之權率視緩急而爲之操縱今國家所以遠輸於江南不憚二三石而致一石者正以江南米賤而京師米貴耳近聞京師之米直自七錢而減至四錢而江南米直自七錢而增至九錢其爲貴賤特異常時則是江南以二三石致一石而又不當一石之用也今若取銀於江南而用銀以給京軍之當給米者江南無遠輸之費京軍無賤糶之困此正今日之便宜耳然則非惟無損於國蓋深有利於國而得乎操縱緩急之權者也夫損國以益民猶且爲之國家發內帑以賑災者往往有之矣又况無損

於國而有利於民而又况國與民並受其利者乎此事在不疑而必可行者也爲民父母者何憚而不以告乎司國計者何所靳而不爲乎嘉靖十數年間江南屢告災國家亦屢嘗以輕齎與之此其近例試求之故籍可覆案也查得嘉靖十四年蘇松等處災傷巡撫侯都御史等奏戶部覆准除蠲免外允運四百萬石內准折銀糧一百五十萬石允運米每石折銀七錢改兌米每石折銀六錢其被災尤重者量准十萬石於臨德二倉支運每石止徵腳價銀一錢五分自此而上嘉靖十二年折兌一百萬石十年折兌二

百一十萬石八年折兌一百七十萬八千石無歲不有災傷則無歲不有折兌此其因災傷而折兌者常例也又伏讀嘉靖九年詔書兌運米以十分為率量准五分是時常州一府該得折兌八萬一千石此其不因災傷而折兌者例外之恩也由此言之蓋有因災傷而行支運以大寬民力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重困吾民者也蓋有不因災傷而折兌以廣例外之恩者矣未有災傷而不行折兌以畱於例外之恩者也此

祖宗之良法美政

聖天子之深恩厚澤於豐時足國之中而寓救災恤患之至意雖旱乾水溢而民免為溝中瘠者誠戴聖澤之厚於無窮也

答施海鹽武陵書

方田一法不難於量田而最難於覈田蓋田有肥瘠難以一槩論畝須於未丈量之前先覈一縣之田定為三等必得其實然後丈量乃可用折算法定畝如周禮一易之田家百畝再易家二百畝三易家三百畝此為定畝起賦之準亦嘗觀國初折畝定稅之法腹鄉田必窄瘠鄉田必寬亦甚得古意今茲不先

核田便行丈量則腴鄉之重則必減瘠鄉之輕則必加非均平之道也量田之難全在乎此至於丈量法其簡易者具之九章算法中須兄自明此意乃可付之下人爲之庶無弊也痛楚中略具梗槩奉答華生所刻書則兄已見之如更查得有書容續奉耳

與鄭戶部書

執事此行國儲民命繫焉伏聞下車以來仁風所宣里閭相慶蓋自來督賦之使多以徵歛哀聚爲功而執事獨以寬大行之是以始及下車而應感已若此矣變產一節其利病更僕未易數也大率奸民始劫

莫不上耗國儲下蝕良民以肥其身及其敗露至

冠蓋遠出猶或憑奸民之攀扯而逼迫良民代爲之償則是國家懲奸之法未及行於親手欺盜之人而推膚剝髓鬻妻賣子之苦已波濤於窮簷無告之小民矣是奸民重得志而良民重受困也執事仁人也必自有以處此山澤鄙人出位妄言并希亮之

與王蘇州南岷書

讀別紙所錄尚有不解所謂者然意甚駭之雖江湖其遠亦何能爲情乎東南州郡侈靡日長而虛耗亦日甚譬如病火之人顏色澤然而血氣搞矣吾北厓

以古人之節清化源以古人之政撫罷眊暮月則既效矣惟率是道而終始之則百姓之福而區區野人之望也催逋部使者且至僕自生長草萊備見變產之害濫及無辜小民毒痛不忍言北厓仁人也必將有以處之夫素嘗侵欺之奸籍其貲可也孥而繫累之可也重戮以懲衆可也小民何罪焉而代爲之償乎名曰變產實逼而奪之耳雖然昔人固有言矣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部使者方以括財爲功而守令欲以民瘼爲事則勢固不同也於是處之爲難惟執事悉心以慮之多方以圖之國與民兩無憾矣林鎮江先生亦好古君子也變產之說執事幸不見謂迂濶則可與林鎮江共論之蓋此非一人之私言也卷子索書鄙作僕於詩本不工自稍知問學以來頗欲收斂精神會性情之實是以經年不復從事於此然恐重違吾丈之意當書舊作數首送上也讀衡山先生文字可以補鄙人踈漏之過矣謹謝教謹謝教六經之學邇年來稍嘗究心焉而苦未之有得也欲觀西原公所著甚勤便中幸速之奉教末期臨書但有馳情

答王蘇州書

執事所病於均徭舊法之不可行者其說大槩有五
大戶之詭寄也奸猾之那移也花分也賄買也官戶
之濫免也大戶之詭寄起於官戶之濫免則此二弊
者其實一弊也夫濫免詭寄之弊謂某官例得免田
千畝而自有田萬畝或自無田而受詭寄田萬畝則
散萬畝於十甲而歲免千畝實則萬畝皆不當差也
其說是矣雖然其以萬畝而散之各甲以歲歲俸免
千畝者必非田甲皆是本官真名與皆注本官者也
必將田甲詭為之名也使其甲甲皆是本官真名而
不詭為之名則一人而十甲其為奸固易破矣若必

是一甲為真名而諸甲詭為之名遇其真名與注官
之甲則免其非真名與注官之甲不得免即十年亦
止免一年耳安得歲歲俸免也不然均徭冊外別置
一冊注每歲所嘗蠲免之數如某官例免田千畝而
一甲內已免過田七八百畝縱或二甲三甲有田許
撞足例免之數數則後如此則雖甲甲免歲歲免
亦止得一甲一歲該免之數又安得以千畝影免萬
畝也此法在一彊察吏執之雖真是官戶之田亦不
得覲額外濫免况詭寄乎至於移甲之弊則執事所
謂只據黃冊或十段冊足以革矣而又病於黃冊與

十段冊之不可據者則固以為與每歲推收之法相礙也夫每歲推收宜於賦不宜於役十年定冊宜於役不宜於賦役主戶賦主田賦則隨田流轉役則依戶擬注是以賦法則既準之每歲旋造之徵冊所以便民之灌輸役法則宜準之十年併造之黃冊所以便官之點差即此兩法本不相縮而執事又疑於據定冊編差或有田既賣而差仍累者則編差之際其人必且自言於官曰吾田已賣之某人而某人宜項吾差于是官為之按其實而以某人項某人差如此則是以虛名編差者故賣主也以實力項差者新買

主也故賣主以虛名編差可以無亂乎定差之籍新買主以實力項差可以無累乎鬻田之人且夫後法上下其戶以差其甲之錢聚則稍重而散則稍輕花分者只可花分子戶以移稍重而就稍輕其實不得花分鬼名以移絕有而就絕無也且十年輪編不能禁人之花分而一年一編又安能使人必不花分欲使人必不花分則在嚴之於攢籍之始而非所以較於編差之際也賄買一說曩時輪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力差而請銀差今時歲歲編差則豪民以賄避差頭而請貼戶曩時輪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

集一甲豪民之金今時歲歲編差則戶胥之家一年而集一縣豪民之金大抵論詭寄賄買兩弊則繫乎令長之彊察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論花分移甲兩弊則繫乎冊籍之精核與否不繫乎輪年與不輪年也法無全利亦無全害以輪年一編為全害乎而可使小民一歲忍苦出錢九歲晏然坐食以一年一編為全利乎縱可以盡革詭寄賄買花分移甲之弊而不能不使窮僻小民歲歲裹糶集錢奔走城郭此其利病亦自相準古有之利不百不變法先時謂俾東益而驟變之以收一切之效以為此足以裁激於官戶豪家之暗損小民然却不就舊法中

損官戶豪民而已不知小民亦竟受其病今之萬口訛訛喧然稱不便者未必盡出於官戶豪民而往往多出於窮僻困阨之小民矣請試言小民之所最不便者大槩亦有數說且如一邑丁田以十分為率往持一歲編審一分其為數則狹令長耳目差易徧持籌而籌之差易辨縱有弊焉而差易以察今一歲盡審十分則其為數填濶於往時十倍令長一人耳目籌籌所缺漏處必益多耳目籌籌缺漏益多則戶書里胥之權益以重奸民益得以輸金於權之所重以

為規避小民無金可輸則歲受苦役益無所訴而長
令則益不能覺察若此者非曩之長令多精彊而後
之長令多鶻突也其繁簡濶狹之勢寔然而執事乃
謂輸年則胥猾多得售奸不輸年則胥猾多不得售
奸豈別有說耶不然何其與吾所聞異耶又如一力
差約銀十兩為率往時十年一編正戶約銀五兩貼
戶約銀一兩則貼戶五而足矣人數既寡故其哀而
歛之也不難今一年一編則曩率出銀一兩者今減
而出十分兩之一曩用貼戶五者今必增而用貼戶
之為五者十人數既廣其勢必散有差頭終歲物色
尚不能徧識貼戶之門者何況能盡歛其錢是以往
時所病正戶養養貼戶今時所病貼戶耗損正戶小
民不幸被點正戶則破家矣若此者非曩時之正戶
皆彊梁而今之正戶皆懦弱者其聚散零總之勢亦
必至此而不足恠又如銀差曩之法歲總納銀一兩
則今之法歲零納銀一錢納多者其倍稱之數稍輕
納少者其倍稱之數必重納一兩縱倍之三兩而奇
足以納矣納一錢非倍之四錢五錢或至八九錢不
足以納也此其總納則費固輕而零納則費固重也
不獨如是而已以一兩總納之一年則是為一兩之

銀一遍赴官守候交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一遍下鄉需索而已今以一兩而散納之十年則是爲一錢之銀亦一遍赴官守候交納一遍往來盤費設或交納不時公人亦一遍下鄉需索是今日一錢之累並不減於一兩而曩日一年之累乃浸淫於十年其爲便耶其爲不便耶其最不便者其爲坊郭之豪民耶其爲窮僻之細民耶此其爲病不可枚舉恐不特如執事所謂似涉騷擾而已也則今法之當變理在不疑秋糧帶徵之說既格於復除之無定數而不可行矣惟用十段冊法則可以革詭寄移

甲諸弊而無一歲一役之擾然執事因黃冊之不可行而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者則亦有說夫黃冊之不可行者黃冊之法敝也黃冊之法敝而邑之丁與田大半不登焉故十段冊者爲之括其欺隱以補黃冊之不及以均乎力征而已使黃冊果無弊乎則徑用黃冊編差可也使黃冊不能無弊乎則爲之十段冊以補黃冊之不及而編差焉可也因黃冊之不可行而併疑於十段冊之不可行則過也執事又謂常州賦稍輕蘇州賦稍重則其法不可畫一故常州自宜從舊法蘇州自宜從新法夫賦自重輕而人情之

好逸厭煩好省厭費則胡人度之越人固有不甚相
遠執事其試察之竊恐蘇之民之情不甚遠乎常之
民之情而法之可行於常者未必不可行於蘇也

又

別兄甚久耿耿提學公且至荆溪兄以提調當來可
得一面晤也均徭法曩時所欲言於兄者不過只是
一兩言蓋慮兄以新法為甚便民也今讀來教則兄
已深知其不便而有意於革之也久矣大率十年一
役雖極重亦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亦不願此人之
大情而新舊兩法之利病可以一兩言盡之者曾聞

入言胡虜愚意只怕鞭朴更不怕殺蓋零零星星痛
苦難忍也此言雖可笑然亦可以喻人情矣少時嘗
讀衍義補論均徭負米之喻亦深以其說為然及今
日下老實行之乃是其害益知書生坐談真不可便
以經世而差顧兩法在宋時亦甚紛然司馬公力主
變顧為差而有識者亦甚病其講之不詳則以為司
馬公少歷州縣之日淺也僕屏居草莽于民所便所
不便則稍知之而稍能言之至於所以為之區處寔
以生平未嘗親在裡邊經歷雖以為常之民曾享十
段册之利而其中委曲尚未能悉知又何以為蘇人

謀也承兄下問草率奉對真似乎強其所不知矣竊
惟賦役之最煩而敝最多者無如蘇州牧守有懇惻
爲民之心者無如兄沉潛善思精於處事者無如兄
必能別出良法使新病故病一切掃去以幸蘇之人
於百千年也是在心誠求之而已豈待書生坐談如
僕者之贊之也哉僕自稍涉世事乃知凡百變更之
際極是難事即如曩時有司變十年均徭爲一年本
是愛民真心而講之不詳則其弊已效於今日矣今
欲變一年爲十年而講之不詳又焉知不貽後日無
窮之敝哉兄之遲遲其間不肯輕變極是不爲而後
可以有爲大易所以致戒致慎於革也雖然革非得
已也昔荆公論顧役以爲此法終不可罷僕亦以爲
一年均徭此法必不可不變顧其說如此耳至於利
病之詳區處之宜則老吏積年總書中有知此者兄
試虚心問之勿以其素曾作弊之人而拒之者民中
有知此者兄試虚心問之勿以其山野倨侮而忽之
士大夫中有知此者兄試虚心問之勿以其必爲一
身一家之私說而先意逆之多方訪求再三斟酌使
無一不宜乎人情而無一人不得盡其情則變之可
通通之可久矣曩者敝郡更法時蓋應君爲之守應

君志在民者也其所更賦法最爲精善可以百年無
敝但役法則今日便不可行耳此二法雖同是一時
事亦同在一書冊中而利病相懸兩不相掩或因其
役法而并訾其賦法或因其賦法之不可變而併謂
其役法亦不可變皆偏辭也蘇郡其亦然乎聞部司
文書督逋甚急則楊給事乏說不行矣又累賢使者
區畫柰何柰何

答蔡判官可泉書

白下本非有約顧奉清論同寢食者數日若大洞既
有約矣謂必得奉清論同寢食如白下也乃竟爾若
然人事之不可料者如此然兄既糾於領簿不能來
而僕江湖散漫之人宜可乘興一至大洞且得逕造
府下又以家君至家日侍定省莫遂茲懷乃知名山
勝遊非特牽纓者常不能兼雖江湖漫散如僕者亦
若有所繫而不可必遂矣柰何伏惟吾兄純明溫粹
篤於向道以此爲政必能近人然僕竊有願言於兄
者大凡年少高志之人於事未必備嘗故或病於踈
文藻雅逸之士多不柰煩至以簿書獄訟爲溷糞故
或病於華而無實而謫官遷客縱不怨尤又往往以
簡曠不事事爲得體故或病于惰窳而苟祿此三事

雖號為賢士大夫者或不能免也以兄之篤於嚮道自然不墮落此弊然僕所望於兄亦惟兄不使毫髮有類於此而已若使此處縝密即是學問縝密一有脫漏即是學問脫漏不當舍此更言學問也大學曰心誠求之孔子曰無倦惟兄留意焉僕自少隱居亦嘗痛百姓疾苦欲援手焉而惜無路也以爲他日苟幸從薄宦庶幾得一社一民以自效雖才器駑鈍亦庶幾與起一兩事利人者除去一兩事病人者以少償所願焉及竊祿于朝浮沉卽署數年竟不能一獲素心雖已罷官閒居猶用此爲歎兄初亦署郎也不

諫則不爲此官矣是僕昔所冀而不得者兄今得之兄之志豈與僕異耶則今日之謫固天所以拓兄之才成兄之志而試之實效也僕竊爲兄幸之廣德之民以黠悍著聞久矣昔時治廣德者患其然也則必峻刑法以繩焉民見上刑法之峻也則益出於悍黠以求必避是以至於上下相賊刑罰益以峻而黠悍益不可勝曾不知君子長者雖無一時操切之效每每能使人回面而率化乃知漢史馭惡馬者利其銜勒之說爲未然而蘇洵以齊魯待蜀人之說益可信也兄意云何或能了大洞之約悉意請教當在此

時故不盡言兄其亮之

與安子介書

謹具布被一端奉爲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矣然以之而厠于刺繡結繪綾綺絹金綴翠玄朱錯陳之間則如葦簫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鐘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履貂冠狐裘豹裊聯翩雜座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逍遙曳杖其間乃更足以粧點風景而不失其爲質且陋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閨行而出乎習俗之外者豈足多讓古人哉素辱知愛敢以家之所常用者爲獻而飾之以辭不然亦願兄受之而以畀之勝僕之用可也

謝歐陽石江巡撫啟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振恤瘡痍如春風所扇不問于陰谷寒門搜拔滯幽如藥籠所儲無間于牛溲馬勃如順之者卑不自立少嘗薄遊已甘屏跡于山林豈敢更求于聞達且誦習徒知泥古儕輩多謂之鄙儒而器局難與適時明公誤以爲國士收于衆棄揚彼王庭况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豈所取在牝牡驪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捐

苟有因而前則朽株爲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
羽翼之班自揣既爲不堪衆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
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嘖笑不以假入惟

當守信明公之激揚而知其顧盼必能得士偶因拔
茹及此彙征雖荐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絕不以言于
口而受知思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于心惟當勉
策愚蒙益精學問其或馳驅于世則庶以罄葵藿之
心縱使委棄于時則永以堅溝壑之素期少礪頑鈍
之器庶不貽冰鑑之羞而已敢因來惠敬布腹心伏
惟俯賜覽觀庶以知鄙志之所存焉耳

與歐陽巡撫書

僕釋散無似黽勉赴官將圖所以效明公國士之知
者而未能也竊有所懼者山林之士閒居而靜處其
寡過則易或出而馳驅于世當毀譽得失之衝誠欲
有所樹立則難故古之人修之于家而多不免壞之
于庭者况僕之所以修之于家者固未至耶昔韓持
國薦處士常夷甫後夷甫改其平生而韓公亦深以
是爲薦士之悔不知若何可以使鄙人不爲夷甫明
公不爲持國之悔也幸左右終教之辭免坊牌一事
向已面請此非敢矯情近名盖以此生苟不至於飢

餓則毫髮不敢有所取于世庶幾伐檀詩人之所謂
耳承明公欲置買學田此盛舉也更望明公始終其
事中間委曲區畫使異日不爲人所侵漁則受賜于
明公多矣然此舉必須出自明公使鄙人若無所與
焉者乃爲善也不然則鄙人雖不以是爲利而更欲
以是爲名亦非鄙志之所安也敢併以奉瀆伏惟明
公晉擢樞府辱在知愛殊深慶幸

與郭似菴巡按書

僕經春常病移家住村塢中居間自念不奉末光者
久矣近聞使檄下府過旌鄙人命有司建牌坊示優
崇之意且期之永久此執事誠心豈不感激踴躍而
惟有甚不敢當者恐冒昧以累左右知人之明故敢
畢陳其愚左右試垂聽焉書曰章善瘳惡樹之風聲
近世牌坊之製蓋倣此意古者不以法私人所章必
善而人廼勸所瘳必惡而人乃懲不然則懸曲木求
直影也僕少不知學中歲蹉跎即鄉黨自好者正恐
不如也執事乃欲以之風鄉人而矯漓俗僕豈不自
知此如以迷人指迷不亦踈乎罪莫大于益名詬莫
大于詆調僕非敢辭此也將以讓詒而辟臯也僕嘗
廁侍從之列會才志紕繆又夙罹疾不能效官荷

天子明聖不戮深曠僅奪官罷歸田里此覆載厚恩
詎可勝量僕聞之仕隱二道仕者則蜚聲竹帛或立
旌纛表閭閻且不爲侈隱人則深林窈谷杜門棧徑
群木石鹿豕且不爲陋况僕含瑕積垢以此終世惟
應躬耕灌園矢溝壑之志保桑榆之路補東隅之失
庶幾不爲田夫野人訕笑此僕私心萬一者也介子
推曰身隱矣焉用文之陶生亦云迷塗未遠今是昨
非苟又冒執事此賜爲華觀則是違溝壑之素叨焜
耀之飾志廢黜之後責襲官寵之前榮戾大易補過
之訓犯中庸素位之戒無一可者也僕幸交于執事
輩所慎雖以李絳之賢亦有議其私于同年者矣自
執事持憲江左于人無所假於法無所貸薦紳間咸
稱頌據經秉直無與左右此者夫激揚清濁與衆爲
公執事豈以公法私一交游僕豈得以交游故干執
事公法雖執事諉曰吾以旌賢誰能信之一牌坊之
費四五十金計工二十人有奇一工計役三四旬則
是二十餘人計役七八十旬有奇崇虛跡捐實費無
裨絲髮有損尋丈此僕爲暴殄已過矣僕已丑與第
時曾隨例給牌坊直百金且僕既有牌坊直矣又有

牌坊是兩饗也有司既給僕牌坊直矣又爲僕建牌坊是兩費也柰何使一人兩費有司凡此數事實所不敢當非敢匿心矯跡多爲枝辭以徼避讓之名重獲舉有道之門伏惟執事鑒亮命有司停止前事則幸甚理宜走謝面布悃衷坐病不能謹以書致

答舒雲川巡按書

使節之蒞于南土也且訖事而還之朝矣鄙人之所以伺候于左右者一未能展而左右之所以垂愛于不肖者顧數數有加焉既不敢以草莽蹤跡溷擾公府念無可爲謝者其於盛德但知中心藏之而已茲

諸公按于茲土亦嘗以此惠見及僕時尚蒙恩在致仕之後然于諸公之惠亦未之敢當也今爲編氓則又異矣夫郭徐於鄙人同年也而左右乃以此施之於山野踈逖素未嘗交際之人此其爲厚施益過于諸公然使僕不敢當於致仕之先而顧敢當于編氓之後其爲瀆尊者之賜益大矣此僕之所甚不敢也謹告返于使人辱左右知愛之深當不以不恭爲罪耳請謝未期臨書不勝馳望伏惟亮之

與陳巡按孫齋書

某迂拙無似然至於慕德嚮賢之心未嘗不與人同而交際務施報尚往來之誼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使節惠臨江南躬清苦之行以率先屬吏嚴激揚之政以整齊習俗某雖在山澤亦竊聞風而慕焉久矣且使節蒞敝邑兩辱垂問野人之廬而士夫間亦每傳言執事以道義相愛因復自念僕未嘗一日得奉教於左右而乃辱降意先施若此則又竊感且愧焉久矣然則僕於執事不為無所嚮往而執事於僕不為無所下交矣其於所謂慕義之心報施之禮皆宜奔走自効於左右而乃缺然至今焉者非甚踈狂當

不若是故敢以鄙懷布於左右某被罪為民人也諸公高誼雖過以士禮相遇而固陋之私則不敢不以民禮自居編氓之役既非所以僭於縉紳之交稼穡之論亦非所以參於政事之間是以八九年來其於公門未嘗敢窺焉蓋非敢自為偃蹇誠不敢以瀆尊者也草莽之不敢見孟子之所謂不敢也且某多病早衰去冬復感陰寒遂成末疾兩足痿痺卧不能起颯然摧朽已成廢人惟屏迹村庄少藉藥物支持是以執事之門既未及躬候而執事枉顧又不及擁篲以迎蓋坐此也然則僕於執事交際之禮既拘於分

之不敢自盡嚮往之殷又牽於病之所不能自致惟有捫心懷慙而已念無以達於左右故敢以書上并以為謝幸垂亮焉

與徐少初邑侯書

某罪隸之餘禮不宜復齒於縉紳交際之間是以每遠引而去之竊以為姓名不通於諸公久矣茲又辱巡倉巡江二公之賜令人愧悚益不自勝欲作書辭謝又難於為說是以敢有所請教於明公也夫諸公之賜其名則幣帛果酒也而叩其實則白金也欲以辭幣帛果酒為說則悖於其實欲以辭銀為說則悖於其名是以措詞之難也古者禮存於幣帛之先後世以幣帛為禮此其實則亡矣而其名尚存也若夫市道之交則錢貨而已矣雖然如公古道君子也如諸公古道君子也豈不欲行古之道而以市道歟豈以為若某輩人者其好潔操行之心不能勝其嗜利無耻之心故幣帛虛名也金錢實利也而特以此厚之歟不然其特以此愧之歟頑鄙之人可以省矣是諸公之所以庶頑也其罪隸也賜之幣帛不敢當賜之金錢不敢當豈其能自處以庶乎蓋古之所謂不敢也然而為嘵嘵者竊懼名實之亂也公古道君子

必且有以教我矣其山野鄙人於當道諸公辱顧不敢答辱賜不敢拜非以為簡也禮不敢也答與拜既不敢不答不拜又鄙心所甚不自安也曩曾奉瀆乞命吏人於鄉官揭帖中除去賤名以安編氓之分豈未蒙亮察耶恃在知愛乞如前所瀆則上官可以不知鄙人姓名而交際之間可以泯然無跡矣附瀆

又

讀清獄申文深知仁人之用心至悉謹篋而藏之以告後之君子以延長者之惠于無窮更承示區處牌坊事往時所辭諸牌坊牌銀只為未有所處遂至久而不知所用之矣今用以修理書院不惟此銀得有所着落且于風教有補焉甚善其善但中間稱獎鄙人太過讀之且甚自愧也某嘗以為今日吾輩之病大率在于實行未修而虛名先著闕域不務而門面是張是以書院講學一節多為具文而非彼此感應之真機而其志之不相同者則遂指摘以為口實誠所謂吾黨有過焉者也况如僕者極疎且陋何敢當此乞于申文中自見今買莊一所以下至僦船以居數句及因以禮敦請講學一向敢勞削去是所以免僕于名浮之耻而亦左右相愛以德之素心也幸亮之

與王堯衢編修書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踈簡也春來十
居陽羨此中山水清絕無車馬送迎之煩出門則從
二三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
稍從事于問學然詩文末藝與博雜記問昔嘗強力
好之近始自覺其如羊棗昌歎之嗜不足飢飽于人
非古人切問近思之義于是取程朱諸老先生之書
降心而伏讀焉初亦未嘗覺其好也讀之且半月矣
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凡天地間
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間句閒語所恨資性蒙迷不
能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
焉此類之書皆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為老生爛話
至束閣不肯觀雖其苦心敝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
老死而無所聞有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蓋過不知
量亦欲執事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
所去取投閒之臣僕已先知其去與取之必如此矣
不足為恠且平生亦頗能自為主張不敢跟人哭笑
不敢以鴟鵂之所爭蝸角之所戰者以動吾心而累
吾守此亦執事所素鑒無待僕自明也無待僕自明
而猶自謂云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恐以此上累吾

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耳當今之士隱居篤學修名
 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若干人僕之駑
 駘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落淹滯已十數
 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以存活又其初
 皆以盡力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僕之自以私罪
 去也此輩尚不得為當事者所與則僕得與此輩同
 陸沉焉固無憾也更何有所覲乎凡人出處利鈍數
 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必且棄去以為
 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為處亦有甚難者何也若使
 僕復如舊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趨趨躡嚙于明時
 無粟粒之補則將致平生而弁髦之且嚮惟不能為
 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則柳士師所謂
 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愚
 戇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許自作禍孽更
 有甚於嚮時既不能為邯鄲之步竟當匍匐而歸耳
 是以中夜思之進退狼狽乃今得自脫於此固可謂
 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人各有能有不
 能懸釜帶索枯槁丘壑雖窮死而不肯悔者僕自謂
 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微幸於衣錦乘軒之華
 者僕非不欲勉強學焉恐竟不能也僕自生齒以來

百種嗜欲頗少於人亦絕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
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為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
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家腥膏滿
案且噉之而投筋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為既
不能改于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
諺曰畏水者不乘僑恐其動心也且夫自處不當違
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所
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愛我乎僕幸未衰敗苟自不
樹立則已耳若夫做之以二三年孜孜早夜敏行而
不敢怠則子輿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為
書化今傳後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得於進又不
得於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慙大言且非此無以解
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戀於僕者亦非以今時
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意僕之以是
為憂也而亦憂焉耳僕固不憂也又或者以自少教
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錮於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失
得且當要之久遠毋遽為僕戚戚也望吾執事早晚
間曲為寬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心亦稍紓矣
是執事之賜也客居無事二三日時時以舉業文字
強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念此身為宇宙中

井川文集卷五

江五

人其於塵俗奔走，縲禮煩儀之事，既以其溷擾而厭避之，于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真書，書又多差，與執事書既不可假手於人，又不能不差，又不及更錄，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答周約菴尚書書

某自屏居以來，自以罪隸，不敢復齒於薦紳之後，故居當南北孔道，非逃虛者所宜，遂館於陽羨山間，坐此去人益遠，親知往來一切罷廢，雖最辱知愛如明公，亦尚未能繼掃門之役，以承教語，敘衷曲，此其謂過厚，記錄遠勤，使人且手書慰諭，尚欲納僕於古人之域，捧書自激，竊感且嘆，固知長者之度，不肯輕棄一物，欲曲而成之，若此，然來書所教，尚以僕早年受知之故，蓋見僕少時意氣，可以竊冀人之尺寸焉。而未知僕今憊驚樗散，雖欲比於今之人，而有不逮也。僕少不自揆，亦嘗有四方之志，而才器迂滯，本不適時，加以弱冠從仕，重以負氣，學未及成，而驟試之，且少年負氣，不識忌諱，以迂滯之器，而試未成之學，重以負氣之習，此其動輒罹咎也，豈足恠哉，猶幸免。

誅僂得齒編氓且少嬰疾疢三十以後齒髮漸衰委
形既然志亦隨之即如讀書為文本是素所嗜好近
或挾冊讀未數行輒眊然而睡矣旬月不一御鉛墨
時或為之輒終日汗漫申紙舐筆竟不能成十數字
而遂以罷夫外則廢於親知之往來內則廢於文史
之玩即此一兩事則其衰頹弛靡不比於人也可盡
見矣此其意蓋欲槁形灰心自同木石豕鹿之間使
宇宙廣濶着此一閒人足矣淮陰南陽之事固萬不
敢一冀焉至如象緯地形諸家之學如來書所稱管
鄧所長亦何敢不自量而攬焉以為可幾乎且夫淮

陰南陽其始皆通其奧而不輕以試袖手而觀天下
之勢如良醫之隔垣而測五臟也故其持節而拜
而顧焉則以造次一二語而圖王致伯之畧遂以定
况齷齪如僕輩者所謂以迂滯之器而試未成之學
如弋者以百發而微於一中故屢試屢蹶此其大巧
大拙之效已見於前事矣乃欲以倦游息機之後而
自比於古人隱居求志之前雖強自鞭策固知其不
類也然則明公教督之厚其何以承之甚自激也甚
自愧也雖然自屏居以來澄慮默觀亦既久之乃稍
稍窺見古之儒者所以為學之大端竊以其實乃在

於身心性情之際而不以空爭功技術揭耳目爲也故其退藏於密者甚約其究可以窮神而立命古固有豪傑之士而不知學者衆矣是以事功流而爲權計技術流而爲小道凝靜致遠南陽其幾乎其雜於申韓則擇術之過也淮陰烈矣竟以矜能伐功殞其軀以輅之才局於方技僅與畢佗朱建平醫相爲伍鄧征西以所長濟事以所長殞身與淮陰同此數子者不可不謂豪傑之士也然其擇術則可謂不審矣僕功名韁鎖已獲斬斷至於家緯地形種種諸家之學往時亦頗嘗注心焉今盡以懶病廢竊以爲絕利於一自途固將藉此餘閒聚精蓄力洞極本心洗濯愆過以冀收功於一原而未知竟當何如耳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終日欣然忘其居之陋而形之憊也所苦習氣纏繞欲障起滅未能痛與掃除使之光大然不敢不勉焉以爲古來儒者所以自救其身之學其命脈或不外此而無有乎窮達今古之異者也若乃進僕於抱膝高吟之儔則必不敢當謂僕爲今之腐儒鄙儒賤儒也其亦可幾乎以是少酬明公之知明公其許我乎辱愛之深故不敢隱其愚且狂也今邊陲多難兵財窘急

明主側席正豪傑展効之時爲社稷計維公輩一二
耆舊隆中之業是有在矣其何讓焉山野鄙人其盱
而望之矣

與賈鳳陽書

史生還獲聞起居與德政之詳甚慰素仰弟迂踈無
似自屏居以來四方知舊絕不敢通書或有書見及
則答之而已以爲山林屏廢杜門省過之人其禮自
宜如是且亦平生自守其固陋而不敢失者也今春
偶有素不相識鄉人名孫紳者持兄書惠見及當時
姑奉答一書後或言此人先造贗書以誤左右之聽
聞之不勝惶悚弟自己丑借兄登第至今十餘年雖
至親未嘗敢爲之請囑雖在敝郡縣諸公亦素不敢
有一字相囑乃爲素不識面之人請囑于千里之外
亦可笑矣且弟縱不才亦素知兄之剛正豈宜以私
干之既以自愧又以自訟豈平生心事不能見于信
此一鄉人所以至此也若果有此煩兄發其事治其
人以爲作僞之戒并將原所造贗書發下一覽感感

答殷生原學書

來書推獎鄙人甚非倫比頭陀偕謂佛子法王此大
罪過也雖然亦足以見吾友向往之殷矣僕不自量

竊痛世天汨於利欲迷失真種絕去人理自墮鬼域
是以在群衆中往往不惜齒頰一與破迷雖至速侮
招尤亦不爲悔至於同游諸子尤更不敢惜齒頰然
察其中如聞古樂而思睡者固亦多矣亦不爲悔蓋
冀有一二人能深信吾說而共行之以究乎其精則
宇宙間氣脉尚有所寄不至盡泯爛此吾人大功德
也敢復自愛乎今吾友乃不見謂迂濶直欲相從於
湖海寂寞之域信之甚真而志之甚篤則交戰勝負
之機固已決矣是余之所汲汲而求者也但湖上之
行本欲絕去言語文字於萬緣不染時默悟此心今
友同行不免更費一番酬酢耳然來意不欲固
違也到無錫時當相約所云議論牴牾且勿尤人家
寇盜亦且勿尤人蓋自家不知有幾多病痛在也
今且只悉心洗刮自家病痛盡時更看感應處何如
既已深知吾友之意此後當益盡所言耳草草

與劉三府寒泉書

荒莊重辱枉駕緣病體就鑿不及擁篲耿耿承委送
太府先生文字以郡人頌郡公非特分所宜然抑亦
情不能已雖然鄙意有不敢不達之左右者僕少不
知學而溺志於文詞之習加以非其才之所長徒以

耽於所好而苦心矻力窮日夜而強爲之是以精神
耗散而不能收筋力枯槁而不能補積病成衰年及
四十疴羸卧床已成廢人此皆諸公所共親見所共
垂憫者僕平日傷生之事頗能自節獨坐文字之爲
累耳反之於心既非畜德之資求之於身又非所以
爲養生之地是以深自愧悔蓋絕筆不敢爲文者四
年於茲將以少緩餘生爲天地間一枯木朽株而已
方欲盡取前稿燒毀以銷宿愆不意爲人抄錄而無
錫卜君殊不相信謬行刊刻再三以書止之而不能
不知其何說也然亦賴有此刻可查平生無一篇文
字不在其中執事試考其年月皆四年以前胡說也
若今日復勉強承命則後來更不可復辭於人人矣
二三年間亦有一二府縣諸公索文者僕不敢爲枝
辭相誑但據本心以告曰自今以後更有爲府縣及
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日誠得罪於執事矣
今於諸公亦不敢爲枝辭亦但據本心以告曰自今
以後更有爲郡縣及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
日誠得罪於諸公亦誠得罪於太府矣伏惟諸公矜
而恕之

答王遵巖書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為念真意懇惻令人讀之堪為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激人傳言吾病過重者蓋有兩說一則以木腎為患痰火時作不得不閉戶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槁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蓋近於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外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劬力而從事者既於真性不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為道者亦竟如牆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

四十年前見種種抹撒於清明中稍見得此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為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為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掛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嘆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真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

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
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
收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
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於萬一
也是以痛為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
于應接欲簡于應接不得不托於病不可支以謝客
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
不敢露於人以兄念我太厚憂我太深故特披露之
兄萬無洩我秘密重增嘵嘵之口也安友為我求序
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為文章有
一三二僅得三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竭
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徒業者不齊
其歲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
稿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末工赧
然盡欲焚燒而後為快緣頗為人抄錄無可柰何蓋
以吾今日文字伎倆湏并却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
一事自謂可望於古闡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
以了此也既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
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
為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刺之而請序於兄僕既而

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
爲言語文字人也居常以刻文字爲無廉耻之一節
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
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
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
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吃其死後則必有一
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
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
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
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
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存世
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
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
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燈草
于鄧林焚焚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
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爲之媒哉以
爲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
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
文人正不少以爲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直接
札游之文統既使兄爲私於所好人若使僕與人爭

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為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墮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却實事庶使兄為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為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袖於狐裘也刺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不具

與卜無錫書

僕支離床席已成廢人久不能一奉晤言殊深耿耿通敝邑一刺字人云執事欲刻鄙言雖或傳言之妄然聞之殊不自安蓋手與舌之過雖淺陋言語猶不欲遺之此在執事則為盛心然本非立言之人而徒為覆瓿之用此在鄙人則甚可愧且今世所謂文集者徧滿世間不為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圖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誚於觀者徒所謂木災而已僕每為彼愧之而復自効尤之乎昔人論文章家惟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能得之此未易言也况僕平生本無立言以求不朽之意偶少年時隨一二友人強習世間綺語以才力滯鈍兼復懶病加以踈拙于身心而強欲求工於筆

札竟不能工而罷聞中偶觀舊稿一二篇文雖不徑
之言滿紙而是盡欲焚燒為快又自悔向來錯用心
力而一無所成也若欲以此傳於人人則既以自誤
又復誤人且昔人云以短於自見僕自知猶然人又
將謂之何執事苟以為可而欲傳之是有累於執事
之明苟不擇其可否而欲傳之是有傷於執事隱惡
之義也承執事知愛敢布腹心萬望中止其事則執
事之愛我更厚矣

重刊校正唐荆川

文集卷之六

序

中庸輯略序

中庸輯略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齋子重采兩程先
生語與其高第弟子游楊謝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為
集解凡幾卷朱子因而芟之為輯略其後朱子既自
采兩程先生語入集註中其于諸家則又著為或問
以辨之自集註或問行而輯略集解兩書因以不著
于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卿宿有志于古人之學且
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兩書而余以所藏宋板

輯略本授之已而呂子巡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
焉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
在乎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
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
嘗與儒並立而為六家為九流其道不相為謀而相
與時為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而
為儒佛然其不相謀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
同夫彼之各駕其說而其盛也至與儒亢而六而九
而二也斯亦悖矣雖然其不相為謀也則是不得相
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教所以別于六家九流與佛
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說易者以陰陽或以老莊是六
經孔氏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
禮者以刑名數度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
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
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
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
中有佛家矣六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
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于六經孔
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

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其為說也粗而其為道也小
猶易辨也佛之竄于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為道也宏
以濶而其為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
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
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
于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超
然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自信乎吾之所謂
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者可識矣儒
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
達之也至于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
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于喜怒哀樂之發未嘗
不欲其逆而銷之其逆而銷之也至于天地萬物泊
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
機常主于逆故其所謂旋聞反見與其不住聲色香
觸乃在于聞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常主于順故其
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于睹聞聲
臭之中是以雖其求之于內者窮深極微幾與吾聖
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
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却于已
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

群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揚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于疵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醇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于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遂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刺以待學者之意也。

明道語略序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蓋聖人贊易，模寫人心之妙，與乾坤合體而蔽之。以兩言曰忠信，曰敬。忠信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欺焉者而已矣。敬者非他也。吾心之無所肆焉者而已矣。此無所欺之心，即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肆之心，此無所欺之心。即此無所欺之心。此無所欺之心，非二也。乾坤之心不可見而見之於復，復之所以見乾坤之心也。學者默識其動而存之可矣。是以聖人於乾則曰其動也直於坤則曰敬以直內。乾坤一於直也。動本直也。內本直也。非直之而後直也。蓋其醞釀流行無斷無續，乃吾心天機自然之妙，而非人力之可為。其所謂默識而存之者，則亦順其天機自然之妙，而不容纖毫人力參乎其間也。是故湛然常寂而非靜也。盎然而常感而非動也。退藏於密而非內也。曲成萬物而

非外也不寢不食而非助也不暗不聞而非忘也懲
忿窒欲而未嘗損也改過遷善而未嘗益也是乾之
所以爲易而坤之所以爲簡也如此則爲敬以直內
不如此則爲以敬直內如此則爲集義不如此則爲
義襲如此則爲由仁義行不如此則爲行仁義故曰
道致一而已矣學者何其多岐也彼其所謂從事於
心者蓋未嘗實有見乎天機流行自然之妙而往往
欲以私用智求之故有欲息思慮以求此心之靜
者矣而不知思慮即心也有欲絕去外物之誘而專
求諸內者矣而不知離物無心也有患此心之無著

而每存一中字以着之者矣不知心本無着中本無
體也若此者彼亦自以爲求之於心者詳矣而不知
其弊乃至於別以一心操此一心心心相掙是以欲
求寧靜而愈見其紛擾也夫聖人論心之精莫如易
之乾坤而善發易之蘊者莫如程先生之書先生之
書得於心而言之者也故其言曰鳶飛魚躍與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
弄精魂又曰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又曰
以敬直內便不直矣然則彼之所謂從事於心者其
爲敬以直內者耶其爲以敬直內者耶其爲非力以

存之者耶其爲力以存之者耶其爲活潑潑地者耶其爲弄精魂者耶武進尹撫州徐君子弼自少有志於心學蓋讀先生之書而有會焉而懼學者求於心者之差也則取二程全書採其要略而刺之於邑中以其出於明道者爲多也而題之曰明道語略嗚呼學者患不知求之於心知求之於心矣而其多歧又如此故夫擇之果不可以不精也

季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

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而其義益蔽且夫春秋之爲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敬君人人有不知其爲是而弒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爲

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于弑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于弑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弑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為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所與知者乎善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為無義戰也而奚問其有鐘鼓無鐘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人某五伯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奚問其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為討亂賊也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而不蔽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

為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
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
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為是說
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予信也間以語彭
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考視余
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
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
其千載之止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
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
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為能信斯人直
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
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里古今之沿革
姓名氏族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
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
稱經師莫之及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蓋
余嘗聞李愿中言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住
羅浮後其說不知何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
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
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矣方且隱雲門之邃賦文
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

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巽峰林侯口義序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得者
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即器而道之爲
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
然未若即古而今之爲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
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即經而心之爲至也
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咏歌禮之數度
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爲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
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

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咏歌關雎猗
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
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關雎猗
那之間相與倡和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脉之
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既學詩而
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
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
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
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
而不知膚理血脉之肅然以斂也則是學禮之時固

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
篇者之爲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即
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
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斂者之不爲吾心
耶故即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末非本而又何所逐耶
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
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
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
也然已權輿乎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
女爲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

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
言文章即性與天道也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
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爲之說曰盍反而
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遠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
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爲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
求之窈窈冥冥而後可以爲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
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口義者侯之與
二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
不以驕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
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

而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爲滯也其殆有見於
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
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
於群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斂否耶是
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
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
即此而自得之美而又何窈窈冥冥之求哉或曰今
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顓顓焉若恐
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
皆敝也且夫滯經之敝淺而著離經之敝深而微滯
經之敝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敝雖䟽通者或
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
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䟽通之士之所溺而二
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
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刺既成丹
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筆疇序

苟可以誘世而勸俗者君子不廢也匹夫一怒挺而
兩鬪於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其怒而疾
其鬪耳而滑稽之士爲之微言冷擊嘲諧詼譎於其

旁則釋然一噓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
懼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兒佛媼
爲之張皇神鬼指徵機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
夫苟可以解急鬪則嘲諧詼譎或捷於詩書禮樂苟
可以懼冥兌則神鬼機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機
祥之說非君子之說其要於解鬪而懼兌則君子所
以爲勸於世也由此言之其苟可以爲勸於世雖其
戲如滑稽誕如機祥且不廢也况其言之根據古先
而不詭於繩墨者乎筆疇之爲書自居身御物至於
家人細瑣之事皆備自經史百氏至於小說衢巷之
談多所採摭蓋亦不盡雅醜而其大旨要於使人畏
慎柔寬擇步而蹈以避咎其知足少欲忍辱濡下賓
名去華大率稱引老莊然而古先所以厚施薄責懲
窒忿慾之緒言亦往往而在也昔人謂老莊處危世
觸駭機欲以曲自全故往往上柔弱黜剛強至自處
於材不材之間迷陽卻曲以晦世而免禍爲是書者
其意毋乃出於此歟雖然使明哲之士讀之則自可
以觀其深剗其駁焉而節取其是者以閭巷鄉曲之
士讀之且將悚然有動乎其心怵於禍而冀於全去
其猶忿鬪爭恣睢兇毒之習而庶幾乎謙柔長厚寬

身之道豈非志於勸俗者之一助歟是書故有板刻
吾邑吳前川翁乃刻而揭之墓之左屋以示其鄉人
然半而不完翁之子鳴玉既得其全書于是併刻之
以廣於世以成父之志云

王君注握奇經序

余少頗好奕無從得國工之譜而獨以意為之寤寐
而懸思焉久之其於戰守攻圍之間若或有得算焉
而因以勝於人其不能勝而敗焉者則咎於思之所
不至而已藝既稍習已而得國譜則余所以勝者大
率多古人已試之術其敗焉者則古人已先為之管
救布置余于是自笑其思之不極不能盡合於古人
而又惜不早得國譜以助余之思也以是知古人之
精神寓之于譜奕者索諸已之精神與索諸古人之
精神苟有得焉其致一也矣必譜之是而心思之非
矣必心思之是而譜之非乎然則言兵法者何以異
此自伏羲畫象貞坎悔乾為師已寓居中握奇之義
而握奇經則世傳以為黃帝書蓋戰法自黃帝始也
顧其文簡奧世鮮知者王君以窮經餘力推究其說
為之註釋其諸家言兵有及于握奇者悉取而附之
其營算占候亦綴焉以為兵家全書君示余余竊嘆

其有似于吾所謂奕之譜也蓋史稱衛霍不學古兵法而每戰輒勝然觀其環車為營縱輕銳往當匈奴實得經中所載二壘游兵之義至諸葛氏摹握竒為八陣鈎角聯絡一一古法宜其可以必勝矣而竟不能成混一之功豈其所當之敵有堅脆耶何暗合古法與純用古法者其效乃若是相反耶然君頗自竒其說以為得吾書而用之內靖草竊外盪醜虜特為易事蓋余之于奕也雖知思與譜之無二然以譜措之懸思則差較毫釐以懸思措之臨局則又差較毫釐釐是以聖人自謂能行三軍而又曰軍旅未學言兵之不可以嘗試也王君年始衰矣而志尚壯今塞垣多故安知不有知君而舉之者使之儒服立軍門親鼓鞀之間以與老將角短長而知其勝算之果不能出吾書也則王君乃可以自信矣

江陰縣新志序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租麩錢貫絲縷致合醬罌僮指之數此織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織勤治生者之所略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

爲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
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
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
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細而俚俗者矣夫其
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壚黎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
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篠簜
籥箛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細則類於草木蟲魚之書
而多男少女多女少男之紀則近於閭井村俗之談
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於利器用而阜民
主辨陰陽而蕃寧息則固不得以其穢褻而略之而

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載而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
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
也既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
於觀民省方之實至於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紀而
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墟墓詞人流連
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於家之籍專記圖
畫狗馬玩具爲粧綴而租餽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
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於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
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
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

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謂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回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州爲屬邑而枕江之衝爲蘇常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諸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今餘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人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諸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委本末節錯絲棼蓋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美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苦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於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臧獲之奸良與夫鑄鑰間戶之守雖其錙銖隱曠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於籍至其纂緝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爲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於治生而太史公

萃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卮
菽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
為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為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
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於實用而不取
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所用心而著之籍
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
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為江陰者因趙君
之所為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為之書其端

鄭君元化正典序

會稽金錫竹箭之產甲天下其鍾為人文大率峭拔

清慧能以文章勲伐耀于當世至於方外之士亦往
往能倣儻懷恠以露其奇蓋所謂地氣然也會稽鄭
君少喜談兵讀韜鈴諸書尤工於風角鳥占嘗北抵
宣大東歷遼薊掀髯謁諸邊帥談笑油幕間每虜鏑
驟飛發一語策勝敗屢屢奇中以是擢貴璫老將而
出其橐中之金短衣飛鞚日中無百萬貔虎氣當此
時蓋一機智勇辨之士及長揖邊帥故裘南歸乃窵
意黃老內養之學翱翔吳會與嫵嫵騷人墨士相徵
逐寄身藥肆中吶然守柔下簾晝卧人不識其有雄
氣者蓋鄭君始終若此亦奇矣哉鄭君自謂得青峰

碧崖諸異人之傳嘗著內養書名曰元化正典大槩
本之中黃之說又謂邵子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蓋
暗藏火候以為邵子最得伯陽微旨余聞內養家多
言火數乃虛設期於陰陽無偏勝而已鄭君乃以為
實有是數若跬步以至百步然者余不能盡解其說
也鄭君又欲往燕齊海上牢島不夜之間庶幾復遇
異人焉燕齊海上之異人若黃石海蟾之流蓋嘗決
機軍旅而其後得仙者也鄭君倘得而見之乎其歸
以語我

東川子詩序

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蓋昔人所謂繫水土
之風氣而先王律之以中聲者惟其慷慨而不入於
猛柔婉而不隣於悲斯其為中聲焉已矣若其音之
出於風土之固然則未有能相易者也故其陳之則
足以觀其風其歌之則足以貢其俗後之言詩者不
知其出於風土之固然而惟恐其粧綴之不工故東
南之音有厭其弱而力為慷慨西北之音有病其急
而強為柔婉如優伶之相閔老少女雜然迭進要
非本來面目君子譏焉為其陳之不足以觀風歌之
不足以貢俗也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鬥之

事其人翹然自喜愾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怵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慷慨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隣於悲然君子不廢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其風其歌之也可以貢其俗乎東川子家秦中蓋昔人所謂汧渭之間與其所為載歌驕遊北園故處往往而在東川子雅喜為詩嘗寄余詩百餘篇皆跌宕踈健絕去脂粉纖冶之態雖其於中聲未知必合與否然可謂不失其土武者其塞垣諸曲余尤愛之如邊城鼓角春寒夢沙塞旌旗日暮雲天寒細柳營嘶馬草滿長城水飲駝榆關千里秦雲暮羌管一聲漢月秋較其音節倘亦有咽鐵無衣之遺否耶然則讀是詩者不必問其何人而知其必為秦人之詩無疑也余南人也而不能為楚聲竊喜東川子之為能為秦聲也乃為之題其首後有採風謠者自當得之

前後入蜀稿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備於是有所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

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鳶挂猱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為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我巫青城之窈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厓、斷棧水則陘以驚江、急峽鬪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遠不能至、於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於險而忘其為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窈麗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則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縑繆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為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竒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

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爲可諷也公自郎官
出爲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
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
謂險且遠其爲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
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爲險且遠者而公皆恬
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羆豺虎
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
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一切
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關政理謠俗
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
情狀其敘險也既可以使人欬嗽慄慄而如墮其敘
勝也又可以使入颯爽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宦
游旅寓之跡而蕪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
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
既刻爲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之
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戶燕
閒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
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能
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
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

也遂不辭而序之

山堂萃稿序

余讀孔氏論語而見其所稱古之逸民夫逸之爲言
隱也彼其事汗君而爲之士師至于三黜而不肯去
與其斷髮雕體以君長於蠻夷偃然有南面之尊可
謂漸染于顯榮而孔子至以匹於讓國餓死之人而
謂之逸民何耶蓋此數人者其脫於聲利華寵之外
而一無所縉焉則同也特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則心
與迹并其所謂降而辱者則心與迹判而難以識耳
今吾侍郎養齋徐公其可以與於若人之徒歟嗟乎

士之嗜欲毆諸其中而紛華蕩乎其守始進者躁於
求而宦成者固其位能自脫焉者少矣公少時則已
自致於亨衢然公澹泊不羈可好其後反求乎理性
精研乎義利益知自貴而賤物故雖居高位享厚祿
而其貌冲然常若山林之灑其家蕭然常無十金之
案乞其身有毫夫之所不能決而必之以強健之年
砥其節有寒士之所不能居而甘之以肉食之後自
是天下知與不知言清名完行者莫不翕然歸公然
則公之進而顯也其心與迹判者耶其退而隱也其
心與迹并者耶余幸與公同鄉曲自蚤歲即知慕公

公爲侍郎而余適在翰林方其旅候於隆隆之門而習見乎炎炎之態則悶然而返每一見公則不知冷然噓我以清風也而不能去公還於家余亦罷歸又獲從公游每訪公之廬但見山窈水迴老屋數椽堦前鳥雀鳴聲上下則不待見公而已如游於首陽之曲柳下之鄉可以使人樂而忘返矣已而公出其詩文若干卷曰山堂萃稿者示余余受而讀之蓋自其平生所謂應酬文字與得歸草堂以後諸詩及謝病諸疏皆在焉公非如文章之士剝鏤以爲工者也而

其清遠間散耿介獨立之氣黜乎其淵藏璠乎其金

鳴其風肯直與古者逸民採薇之歌三黜之語歷百

世而相上下則又不必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而公之爲人固可以一撫卷而得矣雖然昔人不云乎身隱矣焉用文之且夫所謂逸民者方將鳥行而蟬蛻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豈蘄之以言語文字行於世也哉矧公位大臣又當

天子嚮意之時苟少需焉施功於社稷被澤乎生民不難也公意猶若有不屑焉者而亦何藉於文乎然而世有不能即公之容望公之廬者得其文而讀之或可以得公之爲人則夫廉頑而起懦亦將於于是乎

在余既校而正之以還于公因爲之題其首

劔泉奏議集序

劔泉吳公奏議集凡幾卷在嘉靖初

天子勵精思治博取俊乂以充庶位尤注意臺諫之選公於是以才召入院爲御史凡所建白多見採納若茲集所載是也於戲公之言備矣而其大者莫如劾柄臣之奸與請開通惠河諸疏始柄臣掌營兵怙勢爲奸利士大夫以爲隱憂而公慨然上疏攻之其言明白切痛多人之所難言已而相繼攻之者益衆然或過激不足取信而柄臣益恣不悛後

天子亦自燭其奸下之獄以死蓋去公上疏時十五年而公之言驗矣國家運道自通州至京師故從河運後乃從陸其故河廢闕猶在議者屢請修復而京師大猾倚陸運伴利往往爲飛語搖之公始建議則以身塞利害之衝又賴

天子與相力主其事迄有成績其詳具公所上通惠河志中自河功之成也戶部歲省運錢十二萬緡此則公言之既效者公又欲盡轉通州之粟於京師以消未形之患則其言未及行而憂時者多以公言爲是也公始令江山有聲而擢御史自御史出守處州

歷官南京太僕少卿而致其事公為人敏銳濶達藝
於世務而捷於應機開口抵掌鋒鏑捷露課功策效
不爽一髮非同迂腐拘牽之士指摩而坐論之者也
公嘗謂余曰士大夫談說經濟指天畫地貫穿今古
不足為難惟切中事情若操刀而割刃隨手下卒無
一刃不當肯綮乃為難耳此蓋公之所自寓乎曩公
在御史時又嘗為余言儻得在塞垣之間當為國家
鞭笞韃靼鎖吉囊噎噠之頸而致之闕下蓋公自量
其方略氣力有足辦此者以其不至太官故其所設
施者不竟雖然是集也可以觀公之槩矣

聲承集序

漸齋子錄其平生交游往復之書及諸贈言名之曰
聲承集凡若干卷漸齋子始居給舍侃侃厲名節故
其時所與游多慷慨奇節之士已而謝事家居蟬脫
聲利晚乃刊落華葉潛究精微故其時所與游多山
澤肥遯之流與講學論道之朋且夫人之於世固未
有獨立而無與者縉紳相與以同心而共濟雖山澤
與世不相涉亦必有與焉以同道而相益此孤立一
意之輩所以不可行於朝而狷狹枯槁逃虛避人之
行要亦不可行於野也漸齋子以其真率苦淡之節

而使海內高士爭慕與之游若不及又能以其謙虛不自滿之量而使與之游者爭獻其所長者如注而一無所拒故其在朝則相與秉公斥奸以共憂天下之憂在野則相與養志理性以共其樂於山林泉石之間蓋漸齋子之所取於友者既已無不盡矣然猶以爲聚散存沒其數之不可常人情久則易以忘是以雖其平生所與交一臂之人異日或至於舉其姓名且不能記其姓名且不能記則其所以交相儆戒策勵之意亦或至於怠且廢幸其書詞翰墨尚可尋繹而因以志其人之姓名與其所以相儆戒之意則雖其聚散存沒之不可常而宛然常如一臂之交雖在燕閒獨處之中而自得乎群居儆戒相成之益此聲承集之所爲錄也蓋昔柳子厚作父友志其人之姓名備矣然但以侈朋游結納豪傑爲美談至於切磋儆戒相成之誼未著也衛武公所與友自卿至於師長士至於旅賁資其儆戒以進於睿聖故抑淇澳之詩傳之至今然其儆戒之言可聞而卿師長士旅賁固亦當時所謂賢者其姓名獨湮沒不可見使尚友者有遺憾焉至子輿論獻子有友五人則幸於兩人者尚可識其姓名而慨然有感於三人者不可記

今漸齋子修名砥節不啻如柳某其尚賢取友如獻
子其老而好學蓋有衛武之遺使後之人慕漸齋子
之風而讀其所為書讀其所為書而得其所與游者
其將曰某也慷慨奇節人也某也肥遯人也某也講
學論道人也漸齋子能以其所得於友者而又以
為後人尚友之助也其亦可以無子輿三人之感矣
而余也又得以不敏之詞附姓名于集中其亦不謂
幸矣夫

吳孺人輓詩序

禮部郎中惺母

古者既有左右史以記言動矣而又為之詩詩之興

史同于籍善事以鏡來世而咨嗟咏嘆之則其味尤
長而其風益遠蓋詩者其助史之不及乎然左右史
所載惟其朝廷邦國王公鉅人殊勲絕德非此不列
而其載之詩者大半多閨闈房帷之間以及伐桑采
葛髮笄膏沐家人瑣屑之事是以塗山有孝助纘王
業然不列于夏商之書而十三國風自二姜許穆夫
人以烈節著聞則詩人侈而歌之不一而足雖以田
墅閭巷之婦人若草蟲雞鳴靜女其名姓絕不登史
冊其事亦無特異者而皆得見之于詩豈史主于紀
大而略小詩主于闡而探曠其為教一而其為體則

異耶然則詩非特以助史之不及其于女史尤要也
漢時劉更生善為詩其所輯列女傳率本之詩謂詩
之繫乎女史也豈不信乎吾友吳君敬夫之母吳孺
人既沒而士大夫為之輓歌輓歌者沿于虞殯其樂
道善事而咨嗟咏嘆之者詩之遺也嗚呼孺人以閨
中之懿非如男女有四方之事功德炳炳可以托于
鼎彝之勒左右史之載而與之不朽而又非有如燕
燕栢舟載馳遭罹厄會以顯其奇節為詩人所希詫
其所可見者不過乎閨闈房帷麻絲漿酒之間尊養
姑章敬承夫子家人女子之常事而已雖然槩以草

草雞鳴之義其宜在所不啻乎是以諸尹
之以附于彤管也其以廣列女之採而興起
貞也乎余國史七于序詩為宜故推本詩之繫乎女
史者而為之序

